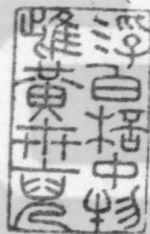




小學史斷下集

南朝

晉室云亡南北分據其接東晉之統而立國江左者
則為宋為齊為梁為陳而謂之南朝其據有中原假
尊號以臨天下者則為元魏為西魏為東魏為北齊
為後周而謂之北朝南朝之興劉裕接東晉立國是
為宋武帝乘桓玄之亂首倡義兵起於草萊之間奮
臂一呼凶黨瓦解遂奉迎乘輿并興王室厥功已不
細矣既而治兵整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則廣固潰



格伐南燕 卷甲南趨則盧循滅循寇南康盧陵偏師

西上譙縱授首朱陵石屏蜀斬 銳卒北征姚泓面縛

遂汎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

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也惜乎席不暇煖舉千

里之秦付之嬰孺引兵遽還志在篡國蓋一舉足而

赫連氏已躡踵而入關中卒不復見中原之定有識

者每為之嘆息焉然述其取國以來清簡寡欲一嚴

整有度二欲服布素三遊宴絕希四嬪御寡少五不

蓄私藏六孝于父母七又誡幼主當朝母后不得與

政此八者皆君人之要行武帝兼之亦足為一代之

良主矣致夫劉裕誅桓玄討篡晉之賊興復晉室固

自以為大有功於晉曾未幾時躬行篡奪既廢其君

復以兵守之又踰月而殺之視桓玄之禍尤烈焉既

而二子俱不得其死傳之六主皆不以壽終其果無

天道哉然自裕而後姦人急於篡國貪心愈銳不待

再傳而已亟取之如齊梁陳北朝以後諸君朝謀夕

取者比比而是也又可以驗世變之益衰人心之益

薄矣悲夫少帝繼之帝長子體易染之資稟可下之

質外物錯亂其心所欲必從其志遊狎無度施為乖
戾徐羨之擅道濟廢而裁之義隆即位裕第是為文
帝躬勤政事侃侃忘疲性存儉約不事侈靡加以在
位日久惟以簡靖存心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百官久
於其職守宰以六暮為斷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
無事戶口蕃息政平訟理閭閻之內講論相聞後之
言政者皆稱元嘉焉通惜乎內無股肱之臣外乏爪
牙之士以萬里長城之人不免死於讒間之口而朝
廷之上所與謀者不過白面書生而已而又攻戰日

時咸聽成旨雖覆喪師旅將非鞞白而延寇壓境職

此之由

司馬公論

厥後魏人攻破六州

南兖徐兗

屠戮之

慘丁壯嬰孺駢首受禍邑里蕭條赤地連亘春燕來

歸至巢林木元嘉之政事焉善乎司馬公論之曰文

帝勤於為治子惠兆民卒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

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

末路狐疑不決卒及於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

武帝因元凶之道翻首倡義旅不逾月間勦除逆亂

師直為世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湎于酒

終日酣飲

荒淫於色

賁如展氏死上痛悼
二千石罷還必限使

貪冒於貨
未年尤貪

以捕戲取之嘲狎公卿誅仇諫士大興宮室

土木文繡賞賜變俸帑藏空虛迹其無道桓靈不若

得歿牖下蓋亦幸矣廢帝之立凶悖轉甚誅戮亡度

內外側目假使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殞其軀况兼

此衆惡不亡其何待乎帝既被弒而湘東王立是為

明帝頗好文義舊臣才學之士多免按權然猜疑諱

忌言語文字有禍歟凶喪疑似之語應回避者犯即

加戮而又保字與齡數拉同氣晚年以神器之重付

諸李氏之子作宋史者當於明帝之朝直著劉氏之

絕斯實錄矣堂蒼梧王異姓之子加以董孺之年為

冒類於呂秦暴虐浮於桀紂遊蕩罔節誅戮無常未

及五年間而蕭道成弒之識者謂天厭劉氏故假異

姓以絕其國焉道成殺蒼梧而立順帝曾不三載而

即為蕭氏之齊矣宋之為國凡八主六十年而亡武

帝永初元年庚申迄
順帝昇平二年己未時元魏孝文帝太和之三年也

蕭道成篡宋而立國是為齊高帝屬劉宋傾危李將

軍暴虐百姓凜凜命懸朝夕當是之時道成果有忠

宋之心與袁褚諸人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
宋祚為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蒼梧之偽冒
明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
進易伐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昭合亦廢幾近
正矣致廼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質為臣且又
欲規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弒逆又盡勦卯金之族
而殄其祀焉懸鼠鴟鴞姦計百出積惡刑業何以傳
後齊祚之不長視六朝最甚焉豈無故夫若其篡國
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人身不御精細之物衣不用

珠玉之玩內殿施黃紗帳官人着紫皮履珍奇異物
毀棄不用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金玉同價而
又訪政術於劉謙詢得失於羣臣亦足為一代之賢
主武帝繼之即位之明日詔免逋城錢革晉宋之弊
政中外欣悅總攬大體每以富國為先嚴明有斷郡
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外表
無塵內朝多豫府庫充溢弛役便民百姓豐樂盜賊
屏息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然亦有齊之良主也南史
鬱林文帝地居長嫡瑕釁未彰而武皇之心未變周

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宸極既而愆鄙內作猜忌百
生禍起宮闈身竟不保帝英蕭鸞鸞齊氏之亂胚胎
於此美鬱林為蕭鸞所弒而立新安王昭文當是時軍
國大事盡總於鸞乘輿起居皆諮稟而後行則亦寄
生而已矣蕭鸞殺鄱陽王錡等七人未幾再行殺逆
遂篡大位是為明帝踐祚以來數行誅戮疑忌橫生
術數是用既而自植本根枝微孤弱貽厥所授屬在
凶愚用覆宗祊亦其理也南齊東昏既立嬉戲亡度所
寵左右三十餘人至呼為阿兄而不取帝呼潘

慶及茹 孫為阿兄梅 兒及俞 董 敬為阿兄

親信宦官不與朝士相接

鋤大臣發於倉卒人人不能自保蕭衍因伯氏被

禍衍兄蕭懿為 東昏侯所害起兵襄陽遂立和帝當是時四海分

裂人厭齊亂雖欲不梁其可得乎齊之為國凡七主

二十有四年而蕭衍取之焉起高帝建元元年己未 迄和帝中興二年壬午

時元魏宣武景明三年也蕭衍以齊之同姓世系有

考與齊同承 淮陰今整遭時昏亂遂遷齊鼎是為梁武帝孝慈

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筆

觸寒手為破裂天性沉重雖居暗室而整衣冠小坐

暑天未嘗寒祖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八賓又却封禪
之請選廉平之吏齊氏宗屬待以赤心使皆得以老
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監之世時和歲
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然晚
節末路覺起蕭牆禍成戎羯衣冠斃鋒鎬之下老幼
糝戎馬之足金甌遂闕寶鼎屢移為千古所閔笑其
故何哉議者僉謂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
國寵叛人其禍遂至於此殊不知帝崇尚程教變夏
為夷堂堂袞冕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五不復

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狄之區
不待杜稷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久矣其後臣
叛其君子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
叛命柳仲禮而柳仲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鍾離袁
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州莊鐵叛於豫章雖
有子及孫莫不遷延顧望略無為君父討賊之意夫
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而未流之禍其烈如
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焉果何為哉簡
文幼而聰睿多聞博達富瞻詞藻不幸遭家不造正

空宸極受制賊臣卒罹土囊之痛焉當是時太陰晝
見天雨黃沙太白經天更日廼止梁祚將傾天文告
變雖以才如周公亦難戡難况是文成宮體何補滅
亡賊景陰篡弒之謀蕭棟陽受禪之號而建康之梁
為景汙矣元帝以帝子介弟總上流之重方其京師
覆沒君父告危於斯時而奔走赴難可也而竟逡巡
不進繼而徵兵湘州少不如意則含忍以就大事可
也而遽行骨肉之誅終而儲極嗣位國祚幸存則翼
戴以隆梁祚亦可也而不稟正朔復興成濟之謀觀

帝終始一念上不在其君親下不在其兄弟僥倖國
釁希覲身謀師出無名何以討賊是以纔誅侯景即
安江陵未越三暮寇戎交迫身在漂搖抗拒之中不
思保國之計而方且躬御龍光親講老子竹殿藏書
至十四萬卷其亦愚蔽之甚矣卒之喪師覆旅身就
拘囚豈非上靈降鑒此焉假乎天道人事其可証乎
故先儒直以梁之賊子無父無君之罪斥之蓋以此
也江陵陷沒元帝被擒王僧辨陳霸先奉敬帝還建
康足未涉江齊人復以蕭淵明來而僧辨遂納淵明

矣陳霸先殺僧辨廢淵明而敬帝復位當是時天心
厭亂梁鼎屢更曾不數年竟為陳霸先所取而梁亡
焉攷論梁之立國大抵夷教盛行而彝倫攸斁義方
不立而營亂恣行豫章王綜以疑似萌異志而帝不
知邵陵王綸以非法當被罪而竟獲免太子綱位居
儲極與諸子不相下至選精兵以衛東宮而帝不之
問也其後侯景之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姪自相圖
正德綜綸有弑逆之心繹紀譽譽無赴難之意簡文
至痛在心為賊所脅不敢執哀而反與之宴樂凶愚

貪詐惟利是圖甚者蕭繹叔父之親也誘圓正如侯
而殺之蕭譽猶子行也執元帝而辱之此其不恭不
友不孝不弟不忠不義萃于一家見于一時亘古以
來之所罕有是夷狄之不如而禽獸類耳俾當承平
且不足恃而况國已僨乎夫梁之有國降武迄敬閱
四主五十六年起武帝天監元年壬午為陳霸先取
迄敬帝太平一年丁丑之而亡然梁自元帝被執之後蕭譽即據有江陵遂
為後梁自譽及歸琮又更三主大抵皆以儉約安境
內迄三十餘年至陳將亡而隋人始滅其國其與蜀

漢之僅存劉祚若相似者梁有子孫則霸先之陳殆
難以接梁統也而作史者乃絕後孫而進陳何哉蓋
元帝武帝之子登之季父也登昭明之子武帝之孫
元帝之從子也登為不道以姪干叔稱藩于夷招兵
入寇囚執季父居然納拜又如詰辱天理所不容矣
而况登本為魏所立甘心附庸於魏則又與江左立
國判然而不相屬焉作史君子於蕭登之立以魏使
稱帝書之綱其為國可知矣彼昭烈之漢名正言順
為漢討賊而蕭登之梁則為賊于梁者也是安得而

妄比哉梁之亡斷在北周閔帝即位之初年北齊文
宣天保之八年也陳霸先本自單微遭時屯剝屬臺
城告禍梁祚播遷選將練兵勦除元惡三四年間遂
移梁祚是為陳武帝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
數品後宮不飾金玉然帝即位纔五日禮樂刑政百
未一舉顧乃躬蹈梁武卑賤之跡出佛牙設無遮會
效胡人膜拜於觀關前而不知眚曾未暮年又復享
寺捨身貽謀之道果如是乎黃塵汙衣不待賀若弼
韓擒虎之來而鬼兆已先見矣文帝起自艱難知民

疾苦專務儉約投籤于階寢必驚覺可謂知為政矣
臨海懦弱之君人之器及即尊位政刑皆屬於安成
王未幾為所廢而自立是為宣帝初文帝知冢嗣仁
弱蚤存泰伯之心帝於是時拜伏固辭繼以泣涕誰
不信之及文帝之肉未寒孔奐之言尚在乃欺孤
弱寡殄滅忠良用心不仁甚矣時宣帝多艱侵疆
未返吳明徹以時才自許壽陽之役以水佐攻使齊
人郤走王琳就擒登壇奏凱拜禮鏘然江左似有生
意然明徹區區小才知進而不知退冒昧出師以爭

徐兗彭城之役卒為敵擒曾不思周人以定山東果
可與爭鋒耶犯茲不韙師亡國蹙蓋其宜也故司馬
公嘗論之曰宣帝乘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
師斯言得之矣若其昵愛叔寶以江總為太子詹事
恣長夜之飲而帝不知太子數出徹行幸徹帝聰則
又僅免總官而義方之教不行陳祚之亡實在於此
于時三方鼎峙齊已垂亡而周之太子贊陳之叔寶
已同時胎禍於儲極天將混一寓內而三國之君曾
無一人彼善於此者皆為隋唐之驅除豈天意夫後

主因削弱之餘踵滅亡之運不修內政不虞外艱以
天神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
百姓則不恤而恤犬馬小人下流之態靡所不具是
黃屋左纛出警入蹕之中居一小人焉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
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致堂厥後隋
師壓境邊報星馳方且上下相蒙談王氣誇天塹奏
伎縱酒賦詩不輟兵入官城乃投于井觀叔寶所謂
吾自有計之言至今讀者為之發笑迹其蠢繆如此

備非有卓荦料理之來亦其能久哉陳之為國凡五
主世有三年而合於隋焉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
此後注被門三外七頁
時隋文帝開皇九年

北朝

北朝之興始於拓跋之魏魏之起國實自東晉孝武
太元之十有一年自詰汾聖武以前奄宅幽方世為
君長屬典午喪亂中原雲擾於是拓跋鬱律平始有
弁吞中夏之志焉什翼犍繼之昭征伐四克威震蠻
荒始改都立號恢建大業東自穢貊西及破落那莫

不欺附拓跋珪嗣位稱號魏王於是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魏之史臣見其國後寢大醜其世本鮮卑乃上引黃帝茫昧無證之事以釋拓跋之姓下引天女迂誕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至今讀史者往往囿於其所欺訖千餘年而莫之辨正吁亦惑矣珪立國改元是為魏道武迹其恢拓中原留心慰納刺史太守多用文人諸士大夫有詣軍門者不拘少長皆盡其言片善寸長咸蒙叙用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平并州取中山威聲猛畧

所至震響方且營宮室正樂封端經術平量度入學以舍菜計口以授田遣使巡行郡國舉守宰之不法者黜陟之况當時有王德以定律令申科禁有臯崇以攷天象造渾儀有鄧彥海以典官制協音律有董謚以撰郊廟社稷朝覲享燕之禮制度規模夙然改觀美矣然其殺人之夫納人之婦既已生子而又欲除之操存如此天地鬼神其肯舍諸卒之禍起蕭牆隕身非命豈非自貽伊戚也哉史氏謂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其不知天理甚矣明元襲位享國不久庶幾

資文武禮愛儒生每與崔浩論事言如鹽酒軍國密
謀浩咸預焉有足稱者太武聰明雄斷威略赫然藉
二世之資奮征伐之勇戎輅四出周旋夷險北却歸
鑄西破赫連昌南走王仲德兵威所加易若破竹性
不好珍奇食無二品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采每以
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非勲勞之家不
與親戚愛寵未始橫及涖兵臨陣嘗與士卒同甘苦
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性又知人拔士於行伍之
中量才授任不論本末恩不遺賤罰不避親大臣犯

法亦不輕假有魏之業光邁南北宜矣然性果於征
戰殺掠屠戮以人為嬉積尸如山流血成池曾不饜
足末年禍起肘腋身亦不保遺毒所鍾至於再行弑
逆積惡所致豈偶然哉文成屬太武之後境內虛耗
朝野楚楚遂與時消息靜以鎮之獻文兼資雄斷故
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好黃老浮屠之術每引朝
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厭世之心一旦
弊屣大位付之稚子舉太阿之柄聽之他人卒使禍
始宮闈身死婦人之手悲夫孝文夙著令聞及躬慈

夫政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又愛友諸
終始無間嘗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邈迤不肯
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勿為他人有也天性寬慈聽
覽政事精勤庶務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常思所以濟
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尚書奏案多
自尋省官無大小罔不垂心焚圖識之書禮比于之
墓虛心以訪安民之術責已以答上天之譴諸路牧
守能靜盜者必見褒賞為聚斂者必加黜罰嘗從容
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南北征巡有司請修

造則曰粗修橋道通車馬則止兵過淮南如伐人木
者必留絹以償其直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
無不該洽坐輿據鞍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進
崔光邢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習詞翰者莫
不靡以好爵文風爛然天性儉約嘗服澣濯之衣宮
人之不執機杼者則罷之錦繡綾羅之工則罷之加
以愛賢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
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致堂惜其處人倫
之間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馮后既出而復

入不當立也孝文則過於牽制復致宮中至使淫穢
腥聞而夫婦之倫大亂太子恂既廢而悔過所當察
也孝文則竟聽讒言不復考問直昇以死而父子之
恩太傷恂廢頗悔過中尉李彪諳恂復與左右謀逆有詔賜死文明太后於孝
文既非已出又嘗手醵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讐也而
孝文天性過孝縱不思考詰亦宜以權絕之比其喪
也擗踊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人倫天理之大遂致
顛倒紊亂而莫正嗚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
常而孝文於魏號賢明之君則又不當以夷狄之君

例論者故後之欲成人之美者每於斯而太息焉宣
武年幾弱冠年十不能親決萬機厲精為治委任小
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衰於此矣孝明幼冲纂業靈
后臨朝稱制穢德彰聞任用非人賞罰乖舛造寺殫
費力屈人疲盜賊逢蠹起封疆日蹙享國不久非天意
乎靈后既鳩殺明帝欲久臨朝立未言之兒以臨其
下介朱榮引兵渡河以討賊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遂
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忘疲數覽民詞申理冤獄是
志方銳而翱翔外藩者已側目矣大猾雖除餘根尚

在天未忘亂禍不旋踵公朱兆囚莊帝而弑之宮室
之空至羸百日既而奉廣陵王恭即位是為節閔帝
焉手改赦文頒之海內中外翕然咸稱明主刻日太
平然當是時高歡已起信都誅公朱兆推渤海太守
元朗以主號令是為廢帝而節閔坐幽辱矣廢帝之
興國事盡由高歡未幾又以廢帝踈棄逼遜大位而
國歸武帝焉武帝鑒前車之覆轍雖銳然有除姦之
心然逞一朝之忿棄累葉之基捨高歡之親厚就宇
文之踈薄甘心出奔自絕大位於是高歡改立清河

王之子善見而魏之境土自此裂而為二矣時南朝

梁武帝中大通之六年也甲寅魏自道武之登國晉孝

元十一年丙戌至孝武之永熙永熙三年為梁中凡十二主

八十九年而有東西之分二魏之分名雖為魏實則

周齊東魏之興實自清河王之子是為孝靜遷都于

鄴于時國政盡出高歡氏雖篤好文學從容沉雅何

救敗亡蓋其世僅一葉其年僅十有七載起天平元

為梁武帝中大通六年說武定八年而見滅於高洋之

齊矣時南朝梁簡文帝大寶元年也庫西魏自孝武

西奔長安軍國大權悉由於宇文泰方坐困窮屯蹙之中而又恣情縱慾為人道所不為之事不亡其何待矣宇文氏數其惡而殺之遂立文帝雖負剛斷之姿而權柄久有所屬至廢帝恭帝其傳僅四葉其年僅二十有三載起永熙三年甲寅是為梁武帝大通六年訖恭帝二年丙子是為陳武帝永定元年而見滅於宇文覺之周矣時南朝陳武帝永定之元年也北齊起於高歡因魏氏喪亂亂朱殘酷於是有匡主正國之心四十啓一本四十啓作集百條以之邀迎君不見聽措身亡所不得已戴善言而君之其志亦可

念矣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而號令政刑皆由已出

迹其自病逐君之醜鞠躬屏氣執香步從事主甚恭

君臣相安十有餘年視宇文黑獺廢弒之惡亦為彼

善於此者焉高澄初為世子以好色之故悅高仲密之妻高仲

魏密叛幾陷其父於禦刃之下已不容誅及其嗣霸不

承先志肆為悖逆幽辱其主於官如拘寇讐未幾膳

奴之刀禍起不測天道好還以也夫高洋因仍篡

業大柄久移曾未期年遂遷魏鼎是為齊文宣得國

之後深以三方鼎峙繕甲治兵每臨行陣親受矢石

屢犯艱危多致尅捷宇文泰帥師至陝見軍容整肅
喟而嘆曰高歡不死矣乃振旅旋師不戰而卻至於
五六年後以功業自矜遂肆酒縱慾淫昏狂暴或身
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
體塗傅粉黛無道之極浮于獨夫晚年恣行屠戮幽
二弟浚渙於地牢越歲而竟殺之又滅魏宗室二十
四家盡赤其族殘酷忍虐無復人理得戴其元以歸
地下幸矣文宣既沒于殷嗣位曾未幾時常山王演
廢之而自立是為孝昭焉早居臺省留心政術開明

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南面輕徭薄賦廣求民嗇於內
無私恩外收人望雖后父位亦特進封先代之裔敦
學校之風徵召賢才文武畢集日昃臨朝每訪左右
冀求忠讜于時國富兵彊將圖進取之策使天假之
年足使秦吳肝食遠圖不遂議者實深惜之然其違
趙道德之諫而行篡奪於始背婁太后之訓而殺濟
南王於終輕許長廣王湛以傳位又復立其子百年
以為太子遂使疑怨交積而百年卒斃於亂拔之下
雖稱孝友是特匹夫之細行耳長廣王湛以孝昭介

第八嗣大統是為武成風度高爽文武之官俱盡謀
力有足稱者然愛狎庸堅委以朝權帷幙之間浩侈
亡度李后嬖屬縱慾侵陵既辱其身又殺其子未幾
又困逼之俾幾抵于死焉此不可以人理斷矣使有
湯武吊民伐罪自李氏載可也宇文之師母乃已後
歟後主秉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輔之以中官厲之
以聲色罕見朝臣不親政務酣歌鼓舞奏音度曲號
無愁天子一日萬幾委諸匪人官由財進獄以賄成
亂政害民不可殫書賦歛苛峻徭役頻仍人才既殫

帑蔽罄竭一旦邊塵告急顧乃携挈壁幸脫身逃竄

以危邦墜業付之幼主已欲竊揖遜之美而嫁滅亡

之罪於他人操心如此天所不容也假手於周理則

然矣北齊之有國凡六傳僅二十有八年起高洋天

年是為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訖幼主承而併于後周

元元年丁酉是為陳宣帝太建九年時南朝陳宣帝太建之九年也北周起於宇文泰目

元魏擾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朝

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為強

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

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迺撰黜魏晉憲章古昔依
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

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

語錄海 唐語錄然泰既鳩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為特亂臣

賊子之所作視賀六渾有慚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

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乎迹魏自孝武西奔以來宇

文泰居西高歡居東辛勤百戰皆能變家為國是二

人者其在當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

傑戎狄之豪有挾其主令諸侯之志而其用兵又皆

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然賀六渾為人朴質一時

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

獺為人詭詐一時文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弑主之

罪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

尚可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

垂死之性戀戀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

文覺以冲齡嗣霸曾未幾時宇文護遽取魏鼎而授

之是為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

剛強之姿終致蕭牆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護弒文

覺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
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總於護既不
能剪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自殞其軀帝
遇歸哀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蓋亦足
為明矣宇文護再行弒逆而魯國公邕踐祚是為武
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
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天性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
越前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一皆禁斷
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疊疊忘疲專崇儒術

老釋兼罷以海內未康銳情閱習校兵訓武步行山
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
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
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
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負數雕琢之
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即宣
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捶楚期於懲肅義方之訓
豈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至親
一朝殺之如斃犬羸殺齊喪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

百戲旁午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羣臣
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為
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亂內外挾孫曹之詐威
藩無齊代之強揚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
名恭親弒孝武黜辱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
覺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覺俱被殺戮未及
三十載揚堅遽奄有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
積惡之報良可畏夫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
年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而隋取之焉訖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時宣帝之

大建十三年也故論南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

南朝者齊二十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五六十年在
北朝者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
跋之魏出自北狄其都洛之久至近百年豈天理果
私於夷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果無分於正朔
者先儒嘗斷之矣曰于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

能相併則拓跋豈能免索虜之譏致堂不然

國幾奄天下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
統說猛豈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以正朔屬

江左信矣而前輩述史嘗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
太武之年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
後國勢浸強與中國等而典章制度則又漸過之自
三通諸人已存欲誘而進之之意矣然柰何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夷夏大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
第祖述司馬通鑑之書以南朝之正朔為正而以北
朝之號附注于其後為從乎適取舍之正矣南北雖
分書六茹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南陳以一
天下至是南與北心郭瑾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

與中國合自晉元帝渡江都建康而中原悉為左衽
之區至是恰三百年而合於隋匪天意夫反覆南北
之間戰爭相尋幾數百年而終定於此其氣類之遷
變非一朝一夕而然南朝起自東晉已罷遣生徒穆
不修孔廟孝武十衣冠文物浸就頽毀至宋及齊篡
弒之主十幾七八梁陳而降又崇尚釋教徧國從夷
則已有變夏為夷之道矣北朝起自元魏如太武如
孝文文德武功冠冕南北又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
胡服迨至宇文制度典章儀刑古昔則已有用夏變

夷之道矣人謂南北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
遡其本源則南之決不能併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漸矣

隋

隋之得國本自後周然其接江左紹正統則實在開
皇平陳之後文帝以宇文異姓之親受周主托孤之
寄當揆輔政不能匡主庇民乘時幸覺遂竊周鼎王
謙據巴蜀之險期月底平尉遲迥舉全齊之衆一戰
就戮亦天幸也于時江左未平南北未一帝奮其威

斷銳意伐陳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遂入建
鄴而陳亡矣開皇九年配隋既滅陳於是始得進承
正統自是而後方且躬節儉平徭賦每日視朝日吳
忘倦居處服飾務存儉約性雖吝財然至於賞賜有
功亦所不靳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必止輦親問分
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民間疾苦罔不垂意遊
近關中飢每年遣左右視民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
進者必流涕以示羣臣深自痛責至於徹膳勤勞思
政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士傳餐而食當是時

倉廩富實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鞮鞞林邑高昌
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可謂盛矣然帝
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之資是以專任小數而不
悅詩書廢除學校而禁毀佛像聽民出家又任情殺
戮以察為明其者以讒言廢太子勇以小過殺秦王
俊而父子之恩滅為獨孤所制單騎出走中夜不反
獨孤殺官人尉遲氏帝大怒
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餘里而夫婦之道乖囚勇於
東宮付阿廢晉王掌之而兄弟之倫亂殺李君才戮
真世則元勳宿將誅足略盡而君臣之義莫有存者

迹其篡國有逆圖意頗不平其為世然知父

悅逾甚隋王欲奪其志言不至於不肯降

志儼然與漢后之視王莽者相類莽篡後承李而殊

之不許其後太子諸王陰謀擠陷視父兄如路人蓋

與梁武之諸子異世一轍也他年寢疾進東宮兵甲

帖上臺宿衛盡出後宮獨留腹心入侍而大禍遂興

身亦不保善手前輩之論曰隋有天下無功無德持

以姿相竒偉與蕭道成同而亡國則有二焉一日隋

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

矣煬帝弑君父而立當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地震不
謀同時亂證既彰覆亡可必嗣政之後自以地廣三
代威震八紘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小二帝
三王之規摹嘉秦皇漢武之制度內懷險躁外示疑
簡盛衣冠以文其奸除諫臣以護其過荒淫無度法
令滋章螻蟻人民沙泥金帛郡康節隋詩螻蟻人民
貪土地沙泥金帛悅姬
姜耗諸峙於玉門柳城之外頓師徒於陰山遼左之
遠官洛陽渠通濟符揚越巡朔方斬刈民力殺掠甚
衆四海之人扣心怨上又猜忌羣臣無所專任先朝

元老藩邸舊臣或惡其訐直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
之罪加以劓頸之誅其餘無辜受戮者不可勝計政
刑紊弛賄賂公行正言壅底道路側目隋氏之亂已
潰裂而不可收拾矣俄而玄感倡黎陽之亂匈奴有
鴈門之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於是相聚為盜
蝟毛而起大則躋州連郡稱號帝王小則千百為羣
攻剽郡邑上下苟安交相蒙蔽自謂鼠偷狗盜不足
為虞縱虺為蛇莫肯念亂於是李密蕭銑竇建德王
世充薛仁果與夫武周黑闥之徒皆磨牙搖毒以相

吞嚙故皇輿往而不返而有江都之弒唐公李淵兵
入長安立代王侑而為帝當是時四海土崩羣盜蜂
起雖欲為隋庸可得乎迹其禍亂之原尋其覆亡之
兆揚堅得國之初不越月間既廢其君又戮其族使
宇文氏灰飛煙滅蕩無遺燼近代滅國之禍未有若
是其烈者楊廣當父病革濞承父妾行甘鳥獸曾不
旋踵弒父殺兄殺太子禍出不測逾年之後一日而殺
其猶子者七人屠戮之慘亦畧相報晚年身死人手
至撤床竇以裹屍受禍之烈亦前代罕有語曰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隋祚之不長未為不幸也隋之創業
大抵與秦皇畧同而其再世亡國亦如之然秦皇焚
書而五帝三王以來六經之學遂亡隋皇焚讖而秦
漢魏晉以來識記之學遂亡其利害之相反亦是有
可稱談者焉隋之有國凡三主三十有八年起陳大
年辛丑訖代王唐取之而亡建十三年

唐

唐之興蓋以人厭隋亂高祖起兵太原初伐西河首
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所暨聞者響應於

是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乘勝攻圍
遂克長安雄據京邑興王之業已定於此自時厥後
降李密於黎陽俘建德於河北禽世充於東都芟武
周於并州翦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仁杲於
涇水六年之間海內咸服其成功何其速哉蓋以太
宗為之子也惜其舉事之初設詐罔眾淵使劉文靜
詐為詔言發
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殺人利已殺副留守正其與行
不義殺不辜之氣象已大不同况晚裴寂之邪而受
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詒謀何以為訓

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尚
祖以此始也然其開國之初定律令置學校旌擢孫
伏伽李素立等又錄隋之子孫量才授任由魏晉以
降最為忠厚其享國久長豈無自而然秦王世民殺
太子建成而立是為太宗龍姿日表得之天生文武
之才高出近古書生一見而知其濟世安民李密潛
窺而識其真英主值孤隋喪亂乃糾合同志誘說慈
父起兵晉陽遂植洪業即位之初首用讎臣魏證放
出宮女置弘文館令諫官隨宰臣入閣奏事命京官

五品以上更宿內省訪問得失因山東旱而蠲租賦
覩畿內旱蝗而抑祥瑞二年之內善政纍纍史不一
書譬如太陽方升山川草木莫不為之精神雖王政
所加何以遠過自是夙興聽覽宵旰忘疲丙夜思政
寢不安枕銳情經術收召名儒增廣學舍至千二百
區行鄉飲以厲風俗躬釋奠以崇文教封比干之墓
賜孝義之粟以勸忠孝又錄刺史之名以擬廢置重
縣令之選以謹薦舉其於聽納也孫伏伽騎射之諫
則受之魏證封禪之諫則受之張元素巡幸之諫則

又受之其於刑獄也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入失出
之罪其待羣下也雖神采英毅而見人奏事必假以
詞色戒秦皇之營繕恐其奢也懲相靈之私藏恐其
侈也唐書制度紀綱粲然畢舉如建府立衛則似鄉遂
之師口分世業則似井田之畫限官任才則欲如六
卿之率屬定律令格式除肉刑笞背則欲如五刑之
禁暴是以貞觀之治米斗三錢外戶不閉馮牛被野
人行數千里不齎糧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
悉為州縣蠻夷君長帶刀宿衛民物蕃息四夷降附

者餘百二十萬天下斷死罪者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
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一時君臣同心
一德房玄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李靖之兼資文
武出入將相溫彥博之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戴胄之
濟繁治劇衆務畢集魏證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
舜王珪激濁揚清疾惡好善岑文本之敦厚劉洎之
堅正褚亮之鯁亮衆賢濟濟以共成有唐三百年之
基唐下至伎藝之事亦精絕過人伊川如孫思邈之
醫李淳風呂才之陰陽袁天綱之相法後世亦罕能

及之元城語錄嗚呼盛矣哉然惜其蒞政之始首復浮屠

罷沙汰僧道而政教乖志伐高麗迄死不忘而武事黷殺

張蘊古誅李君羨而刑獄濫仇田舍翁停昏仆碑而

君臣之好不終上皇徙居大安略無尊奉之禮十年

之間未央置酒寥寥一書而父子之恩太簡寵泰嬖

恪狐疑不決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幾動又其

大者則劫父臣虜殺兄及弟滅其十子卒駭君親而

奪其位他日亂第之婦齊王元吉妃與之生子生皇

明使繼第之後曹王繼元吉後又欲立以為妻焉

長孫皇后堯欲立妃其瀆人倫可勝算哉石發揮論

致堂見昔伊川程子嘗論之曰唐有天下數百年雖號

治平然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

也故其後世之子孫皆不免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

實權臣跋扈陵遲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為聖明

之主不可法也近思錄又大哉斯言所以垂訓者深

矣高宗當即位之初與無忌遂良共政唐說齋云永

維持之也可見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已

以聽故永徽之政紀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

唐史察李道裕之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

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

賢君哉范氏柰何烝父妾為妻莫念聚麀之耻縱女

后與政卒招晨牝之凶嗟夫武后為唐妾婦廢子中

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修告訐之法為羅織

之刑侯周來索侯思上周興來相繼引用澤吻磨牙

莖紳纓若狗豚然酷吏朝廷之士駢首就捕雖狄仁

傑魏元忠之賢亦幾不免於是改旗幟易服色立宗

廟而唐之社稷革而為周屠害忠良毒痛四海五王

張柬之桓彥範輩提衛兵誅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屏
黜而社稷復歸於唐迹李氏興復之功狄仁傑實倡
之張柬之等遂成之梁公先武氏而歿雖未及如志
而廬陵王來居東宮唐之正朔已復其魄地可見矣
致堂見然梁公身為唐臣入相于周卒死于位以廬氏
一姥猶竊譏之松窓雜錄後之責備賢者每於斯而不足
焉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號溢二十年而不至
禍敗者無他由以姚元崇狄仁傑相於內婁師德郭
元振將於外其任賢之術不無可取焉耳孫之翰唐論然

為復見貞觀之風未幾天文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
子通實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柰何感於一妹明
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之以政自稱太上皇而斷大
事卒釀成其妹之惡使奸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自
高宗至中宗數十年間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祀
明皇以臨淄王舉兵誅常氏平禍難親歷其事可以
鑒美而又敗以女子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好賢樂善
禁女樂而黜宮嬪叙友于而敦骨肉舊唐書欲杜近習
則黜前朝寵倖之臣欲禁奢靡則焚珠玉錦繡之玩

欲整置容則有講武新豐之行置侍讀官罷員外檢
校冗員復史官對仗奏事選名臣為刺史禁酷吏之
子孫改集仙殿名抑祥瑞奏請綱載在史冊善政屢
書當是時姚崇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守文以持
天下之正張嘉貞尚忠張九齡尚直李元絃尚儉各
隨其長以贊成治功唐史以至張守珪哥舒翰輩旌戈
所指則虜王降將宇文融揚慎矜籌筭所及則雨粟
流錢養馬則燕莫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在畿內石發
一時人才隨所寵使罔不如意是以二十餘年之間

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及其正

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追曩昔天日之盟忘今日水

霜之戒縱嬖妻之煽黨信妖女之捷權安樂公主姦惡

日滋滯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

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不

惟是也崇獎僧道僧慧英道士史崇而異端恣橫公

主開府太平安樂名而女謁盛行置員外官而政位

冗濫用斜封墨勅而賄賂旁午殺帝月將斥宋璟尹

思真而忠言壅底甚者御梨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

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閣守歲觀燈於市里忘情拉
欲荒淫不厭紀綱制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
患二十年憤憤然無所知耳故復位數載而狂惑如
故雖有國猶非其國也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
歟孫之翰迹中宗之一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所殺
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殲其德而絕之
耶抑彼自絕于天云耳唐書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
不久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弊政進忠良
退不肖罷斜封官廢崇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

武后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左右十有

三年太宗既崩年幾三十六時二十六既已入寺髡髮為

尼又復乘間蠱惑嗣帝晉位昭儀曾未越月水入寢

殿亂證已萌得志之日恣行殘忍手斃已生之女以

傾陷主母勦殺已生之子編殺太子弘以僭干天位

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后殺已生如獵狐兔略

無靳色是而可忍則骨碎二姬王后蕭妃幽廢嗣君誅劔

宗屬勦害大臣夫何難者迹其凶虐神人共憤千古

腥聞實為天地非常之妖孽焉故孫之翰作唐論范

祖禹作唐鑑皆以武后之列于本紀者為非而朱文公綱目之書亦於武后建年處兩行分注直書為周武氏某年而復大書于其下云帝在某州其取春秋之義以為母后竊亂之戒所以正帝統而黜僭亂者其意深矣善夫前輩有詩曰晦庵感興詩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嗚呼歐陽氏其能免此議乎中宗始即位之初過寵后父貞元因大臣切諫裴有不道語為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羸十五年賴太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于後

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尺兵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天寶以降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踈讒諛並進昔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繡昔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昔也戒縣令愛民今也賜百官遊賞嬖妃子而飲鴆以為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為玩昵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癰疽結於心腹而不悟豺狼遁於藩籬而不知一旦勢

闡運去兵起邊隅腥羶汚于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
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爛熳而不息何

哉司馬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殺太子瑛而父

子之恩垂十年子婦一朝奪之乙亥明為壽王而夫

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

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

乎至於久任邊將而貽唐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

貽唐世宦官之禍開兩鉅釁迄以亡唐益可嘆矣自

盲胡祿山反噬玉環貴妃伏誅車駕西奔遂留嗣君計

賊肅宗收奔竄身而方旬決而車徒

雲合旋師亡平故能興復兩都不

失舊物通子君臣之

義所當不其親擁兵平涼逗

遛不進武帝遂成太子叛父何以討

祿山之叛也原之役當軍旅變急之中與

民婦博奕至刻乳木為子不欲聲聞于外當此之時

君父何賴也向使平原之圍無光弼之嚴整河東之

侯無子儀之權衡南陽之守景之扼衝要香積

之陣無嗣業懷謹之力歟新唐之過無官軍回紇之
夾擊諫讎枯骨謀取范陽勳臣廣平無李泌之奇策
則河北必非唐有而兩京未易復繇是以知唐室再
造非帝之功諸將之功也不故先儒論帝直以乘
危篡國目之二程語錄曰宜矣于時紀綱不
立一切以姑息從事節度在國之大柄而帝乃委
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不問賢否惟所欲與即以畀
之遂使節度廢立盡由軍士又任用小人不得制之
之術李輔國乃東宮阜隸俾預軍謀委之以政授之

以兵寵過而驕不能復遏遂殺建寧遷上皇鉗制天
子濁亂國政致使上皇以憂崩帝以駭沒而張后受
戮於其手不數月間父子祖孫相繼而卒上不保其
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近小人之禍其烈如
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代宗少屬亂離老於軍旅
即位之始餘妖未殄廼能仗李郭之精忠憑諸將之
戮力剪除凶醜克復京師遂得叛黨革心姦渠授首
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厥功懋矣至於罪已以傷僕固
徹樂而悼神功懲縉紳之奸回重衮綬之儒雅修已

以穰星變側身以謝咎證凡此皆帝王之能事而帝
悉能行之有足稱者然帝性仁而不武委靡太過而
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而不自知官者
程元振掩蔽虜寇幾亡社稷僅削官爵放歸田里魚
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初為觀軍容使總禁兵之
權未幾又俾之判國子監事是舉天下之大文武之
柄皆一官人專之則唐室之無人可知矣是宜視大
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來瑱入朝遇讒賜死李光
弼憤鬱至殞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壘僕固

懷恩冤抑無訴遂棄黜庸轉為叛逆嘗觀代宗之世
紀綱不存而政刑紊亂回紇使者至於犯朱雀門吐
田承嗣反叛已彰屢討屢赦甘受欺侮十年反叛兵
討之十一年
赦入朝十二年復義兵討既而釋之而當時之所加意者不過置百高
座講仁王經作章敬寺廣度僧尼千出孟蘭盆袞贈
亡僧贈胡僧不
空以開府紛紛謬政載在史冊唐室大壞實基
於此是以司馬公論肅代二帝以為此兩君者明不
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向微郭子儀之忠李光弼
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困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

意謂是夫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厲精思治總覽萬機
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削除煩苛疏滌底滯罷貢獻
罷榷酒抑祥瑞縱馴象出宮女二百人減常貢錦千
疋服翫數百事詔財賦皆歸左藏不期月間美政迭
出是以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淄青
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屬猶反乎一
而行正觀開元亦不是過未幾罷崔祐甫而
復榷酒矣括富商錢矣又詔增稅錢矣又
錢之法矣苛政日增糧本日削遂使愁嘆連蹙行路

疾蹙欲平盜賊盜賊愈多欲抑藩鎮藩鎮愈強已而
李正己以淄青叛田悅以魏博叛梁崇義以襄陽李
希烈以淮西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朱滔以范陽則
又叛賦車籍馬行齋居送暴令峻於誅求疲吐空於
機軸故姚合言以孱卒數千張旗一呼奉為盜賊假
息奉天因躡山南堂堂大唐危不容喘而帝未之知
也方且謂播遷為天命謂待人為推誠謂諫官歸過
於朕躬謂羣臣不可倚仗謂崔祐甫為護短謂姜公
輔為賣直謂蕭復為輕已猜忌百端強明白任
石真
摯文

興元一赦雖痛自克責而大勢乖離空言何補尚賴
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忠臣極贊否運
漸昌晚節悔過省非雖決意於揚炎之擯斥而容欺
受佞猶不覺盧杞之奸邪用延賞之私怨等李晟之
兵符取延齡之姦謀罷陸贄之相位於是陽城以直
言左遷方鎮以跋扈進爵李齊運以柔位擢常伯章
渠牟以辯給居補闕嚴綬以進奉陞外郎甚者張
茂宗以線經尚主崔遠以諫官杖流宮中文場霍
山鳴以刑餘典軍用舍既差政事益舛

山宮中之用如土遂柄權茶之法置欠負之庫立官
市之使月進日進利孔百出是以終帝之世朝廷益
弱而方鎮益強人謂建中之亂罪由盧杞而論篤君
子不以咎杞而以咎帝者豈無謂哉石襲是以范祖
禹論之曰德宗批政最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
鎮二曰委政官人三曰聚斂貨財唐之亡卒坐是三
者其確論歟順宗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不
幸寢疾踐祚姦邪肆志近習弄權而能委政冢嗣以
安社稷得為賢矣憲宗即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正

觀開元故事悚慕不能釋卷欲庶幾二祖之治每延
英與宰相議政率漏下五六刻方退常與李絳諮
時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諍輒加詰責又以循默罷鄭
綱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李拭以無所可否黜權
德輿好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唐鑑自貞元十年以
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
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帝慨然發憤忘乎
借亂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師老財屈異論輟奏而不
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懼果能盡

亂階削平猾逆擒劉闢於劔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
從史於昭義服王元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
之襲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根固蒂之盜
皆狼狽鼠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
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及世難漸平侈樂一生姦
人皇甫鎛以聚斂伎媚得幸裴度極諫帝斬不納會
鎛以內庫朽物給軍將士怨怒度以為言鎛遂引其
所履靴曰此亦內庫朽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
此乃奴僕小人所為窮猥卑賤之態尚可以負乘大

臣之位哉憲宗寵如僕之人至俾位居宰輔卻忠臣之諫至於罷其相位何昏蔽之極也度既罷去罇方養權憲宗自謂天下無慮驕縱彌甚以宦者為館驛使以柳泌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殿浚龍首之池中尉何人甘受其萬緡之獻綱目而帝之志於是益荒矣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志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專悅邪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己之事也故能平天下悅邪佞者欲以成己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孫之論唐

事耳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昏於物之謂明憲宗之為君正坐乏此此所以貪聚斂而近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而謂剛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憲宗其有焉陳弘志弒憲宗於是宦人梁守謙等以太子即位是為穆宗踐祚之時年幾三十身處大喪柩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推舉罪人遽使羣臣釋服綱目開大宴浚魚藻池幸華清宮綱目縱情棄禮遂戲亡度若膏梁駸子初無知者遂使柙中之虎復

於原野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亦不旋踵而即世焉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生則逸亦固或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穆宗
宗之謂歟敬宗以幾冠之年乃能聽堂處
厚而悞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蕡楚納李程而罷營
殿感李逢吉而釋崔發嘗宣遊之諫而賜錦綵閭瑤
臺之諷而宥李漢昭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戾之
歲而優答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
而或船費沮逢吉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陳而

裴度知洛陽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

年所行敬宗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前

諱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

師傅化為奢侈以蕩陵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易月

忘哀宴樂首幸中和殿擊毬自是巡遊靡常昵比群

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晉見八關十六子交相

附麗朝政濁亂滅燭之變自貽伊戾通鑑及蘇佐明

既弒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涵而立之是

為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閭寺

撓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宮入放鷹犬
省冗食策制舉戒官者衣羅縠禁獻奇巧織纈麗三
四年間自藩鎮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子奢慾聚
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藩鎮好
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
後每延英對羣臣率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正觀
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復日視朝帝曰
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尤
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當時政

治修飭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冀然其仁而少斷委
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帝嘗以累世變起禁閹尤側
目於中官志欲除之而任用非人不得其術以宋申
錫之賢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以李石之剛正為官
人所嫉而身幾不免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
朝詭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患司馬論方仲冬嚴寒之
際豈甘露下降之時而訓注等顧欲以此欺人不知
為謀踈繆手足俱露顯貞錄卒至喋血禁塗積尸省地
公卿大臣牢尸駢死連頸赴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

吞氣自比報獻可嘆也夫迹文宗恭儉之德比迹漢
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
儉為全德人主無君人之道則恭儉為一節文宗之君
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益乎文宗既崩宦人仇
士良廢太子成美而以太弟穎王踐祚是為武宗雄
謀獨斷頗能振已去之威權時值王室微弱澤潞阻
兵不惑羣言獨任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
如反掌亂畧底平紀律再張詎故德裕功業卒為晚
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唐然帝惑於左道之

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籙并勉築望仙觀於宮中立

崇玄館學士以道士劉荒唐繆悠何以立教雖除去

浮屠之說甚銳然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不同耳尚

奚論哉武宗疾革宦者馬元贇立光王為皇大叔即

祚是為宣宗少歷艱難長而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

知崇節儉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工恩厚宗室禮

隆宰相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盥手以讀大臣章疏孫

論故大中之時百吏奉法政治不擾幾十五年訖

于唐亡者老思詠謂之小太宗書不云乎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可謂賢君矣

唐然帝知人之小節而不知大體孫唐論名為納諫受

言而性實猜刻名為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名為精

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唐書外則偏任大

臣今孫縱子納賂濁亂朝政內則專倚宦者把握兵

柄操制國命又其大者懿安太后郭氏帝嫡母也不能

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穆敬文武四君帝嘗

北面事之一且議欲出其廟主而無忌憚晚年寵愛

次子不定嗣位及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閑

人其味君人之大體甚矣孫唐論自是逆氣相乘福

亂文作日食見於正旦大水徧於數路河南北及淮南末年

數月之內叛者紛起四月嶺南軍亂五月湖南軍亂

六月江西軍亂七月宣城軍亂自是盜賊滋熾迄

於唐亡然則天道之應果何如哉懿宗器本中庸流

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塗門以蠱惑之侈言亂

驕淫之方寸欲無怠忽得乎及覺結蠻陬姦生戍卒

五嶺轉輸寰海動搖使於是時倚任忠賢尚堪濟難

而韋保衡路巖之徒並處相位納賄崇私專權亂

大臣忠諫斥逐遐方刑戮無辜志行貶斥二凶當權
中外側目賢人在下憤志不伸是以干戈菽野窮歲
彌年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相聚為盜蝟毛而起彗星
告變天戒昭昭帝不惟冥不知悟而反宣示中外稱
以為祥_綱方且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淨業
今年幸安國寺_{十二年}明年迎佛骨於京師_{十四年}
未幾而帝遂晏駕當是時天道人事良可嘆夫僖宗
以童孺之年為宦人劉行深韓文約所立政在內臣
初無遠謀苟聲色毬獵足厭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

國無怪矣一時宰相王鐸崔彥昭雖有浮譽然非雄
才鄭畋為政偶合事機虛構姦回輒相排沮巢寇本
區區負販乘機鼠竊曾何足以謀大亂正由王室衰
微姦回誤計高駢宋威爭功翫寇不五六年間攻破
州郡幾半天下渡江渡淮如越無人之境遂致陷兩
都汙官闕宰相稱疾不出天子欵歎大庭乘輿播遷
投身無所時事浸乖天星示變或交流如織或大如
杯挽自己丑夜至于丁酉經旬乃止其為譴異抑又
甚矣僖宗既崩宦人揚復恭立皇帝壽王保嗣位是

為昭宗天姿明雋嘗以前朝威令不伸朝廷日卑竊
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
中外訥訥焉然當其時姦臣擅權藩鎮跋扈天下之
譽鷓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排難僅有杜
讓能一人其他其不要結藩鎮以固權寵雖孔緯文緯
朱溫亦風靡焉而宦者揚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
號為定策國老斥其主為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採藥
嗚呼漢之將亡天子呼宦官為父母唐之將亡宦官
目天子為門生時事如此可勝嘆哉故始則張濟覆

軍於平陽增李克用不平之志中則復恭亡命於山
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關庭矢及御衣漂
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
之何更召朱溫以討之連兵圍城載懼寒暑御膳不
足於糗糒主侯寃踣於饑寒至不得已遣使持密詔
告難於四方而遠近諸鎮曾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
則是舉四海之大皆不復有唐之天下矣事勢至此
瓦解土崩悲夫哀帝之時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
編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司馬論

當是時以璽綬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度而不

以為羞以楊涉為人恭謹觀其始入相之時對其子

有不辛之語及持國寶授賊則駭其子有勸止之言

喪厥良心甘就六臣之列容齊迹當時羣臣之所為

非特有愧於萬世之清議視殿下之孫供奉亦愧死

入地矣幕府燕聞唐昭宗時有猴善拜跪每朝謁猴亦殿下拜敬盡禮號孫供奉朱溫篡位有言

今猴朝拜稱實望見殿上乃溫也即號哮不肯拜伏溫怒乃殺之唐室之亡且哉唐

之立國凡二十有一世德利切九十年而亡祖高

在戊寅凡四甲子又四十年唐有天下雖歷二十君然

為子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為者三焉為賊所篡者

五焉為妻所弑者一焉為臣所立者七焉為所弑者

三焉為所廢者一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為強臣所

殺者二焉不為小人所感者僅得一二而無全德者

矣其治效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之少何也致堂

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

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

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妾高其後納父之妾者有之

始也亂第之婦太其後亂子之婦者有之元此其

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
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
患承平百年者也唐前輩有云唐源流於夷狄故其
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唐良以是夫攻論三代
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年享國最為長久其間治勢
亦可得而聞乎曰漢大綱正唐萬自舉伊其治具皆
不無可觀然漢治雜霸唐治雜夷說齊其治體之尾
駁視三代懸絕矣自唐之亡其遺酷餘烈更五代五
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敗極亂而後止當是時杜

稷安危懸卒伍朝廷輕重視藩方五代詩天下紛紛
擾攘不已人生斯時亦可謂甚不幸焉

五代

五代始於梁梁始於朱温温本碭山一民為黃巢賊
黨力屈來降王鐸和崇獎過分既受同華節鉞不因
立功朝廷又與宣武等重鎮寵過而驕貪心未歇志
欲侵陵遂行篡弒考其所為直巨盜耳篡國之後刑
虐不悛賊殺無辜不念聚麀之恥温亂友釀成友珪
之禍友珪不安未及七年其子屠之如机上肉殆與

祿山無異回視前日殺迫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

可畏也夫夫均王愛真溫第三子誅友珪而嗣立以義討賊

成功固宜然梁之稔禍非一朝夕天將廢之誰能興

之況均王膏梁之子才不逮人寵任趙張擯棄敬李

賣官鬻獄貨賂公行政事不修威權日縱唐六一麾

宗廟遽滅是非李亞子非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善

耳夫朱三起自降盜遽擁旌旄小人負乘貪欲無厭

圍迫天子害朝臣殺蔣玄暉柳華殺太后何氏勅諸王德王裕等九人

弑二帝昭帝哀帝移社稷迹其罪戾盡南山之竹有不足

書者王莽以來一入而已而凶殘淫穢抑又甚焉此

難以魯相鄭厲斷美作史者宜於唐亡之後直書未

溫去其國號一如王莽予以正其篡弑之惡亦庶幾

稍快於人心者而乃泛引春秋之義書而君之謂春

秋於大惡不誅絕焉嗚呼使春秋於大惡果不誅絕

則是有心於存惡也為春秋而存惡孔子何人哉梁

之借國凡二主一十七年而唐莊宗滅之起丁卯荒癸未莊

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

篡寇之平功為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不

覆伸遂與賊梁治兵相攻積年不辭然安於爵列為
唐純臣每有除吏耻行墨制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
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于天賢
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孫唐述
其忠義功烈為唐末第一流致蓋以此也作史君子
於賊梁篡唐之後每克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
云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素志矣今乃不然於賊梁
則進之以帝號而不疑於唐純臣則斥之以入寇而
不恤冠履倒置邪正悖戾其何以為訓哉莊宗以弱

免逋負之錢免逋負者三百萬絕音樂之好而裁伶優薄口

體之奉而省庖厨戒田獵之為民害而縱鷹犬惡冗

員之費而罷有名無益之使恤民力弊於轉輸而遣

諸軍就食近畿戒橫斂斥私獻而抑牧守進奉致因

渾公兒之失刑減贖十日以謝幽冤仍戒諸道以謹

決遣容齋三筆見薛居正五代史頭歐陽史去之此數者王者事也而英

明雄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不能之明宗夷狄之人

且目不知書而其所為暗合古訓有如此者其賢益

可尚矣作史者不惟不能表其實且或從而芟去之

猥以為五代之君豈非闕典哉致是以夜在宮中焚

香祝天願蚤生聖人為生民主其精忱所發感通天

地在位八年有年之書兩見于冊為近世罕有民生

斯時蓋亦幸而休息焉故前輩稱其為人純質歐陽文忠

性不猜忌司馬公美善頗多致蓋以此夫惜其以戲殺

從璨子從璨藏登御擢帝殺之而無父子之恩以誣殺重誨姓而

無君臣之義年幾七十諱言儲嗣眷戀把握不肯去

手卒致從榮稱兵驚亂宮闈父子祖孫一日而絕從

榮及其子身肉未寒家國俱破雖曰輔相非人亦不

社稷立其後裔此上策也縱不能然則俟賊梁既滅

正其罪戾然後播告天下稱尊御事以紹唐統雖曰

不正亦庶幾有以自別於一時紛紛盜賊之徒者矣

今乃棄張承業之忠言聽吳蜀之佞說不待滅梁已

即帝位而居之為善不終致無以異於一時之僭取

者焉此其欲速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居位二年

身死國滅其有故夫嗣源本夷狄之人為莊宗養子

初無黃屋之心遭時之亂避逆得國是為明宗自此

以來主天下者又一氏姓也而克用亞子裔嗣至此

已絕作史者於此宜書曰莊宗之唐亡然後別嗣源
姓系表而著之斯實錄矣觀其收政之初斬孔謙而
去苛法誅宦寺而委宰相令百官以行轉對選文學
以共政事命諸道以均民田殿內藏庫四方所上物
悉歸之有司歲嘗早暵已而暴雪詔無得掃曰此天
所以賜我也數與宰臣馮道等言米穀賤民無疾則
欣然曰當與公等作好事以答上天誅賊吏以示蠹
民之戒褒孫岳以化清廉之風而又遠女色而減後
宮之負止留百人懲閹寺而損宦者之數留三人念民力而

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恩信結
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盡命順指如意遂服真
定并山東取漁陽蕙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富
是時諸侯陸梁踞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
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
其所為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氣驕志小矜功自
喜用宦者為監軍以伶人為刺史陳俊備悅姦諛之
輩任亡國之人嚴旭為刺史貸民錢恣游獵甲申
乙酉釐采民女納于後宮借二稅預借河南造樓觀殺

臣史不絕書綱性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侮縉紳弄
臣憤疾莫敢吐氣至有反相結托以希覲恩賞者李
天下之號披襟當之至於此類而不恥此乃小人下
流之態豈可以負乘南面之上哉弒於門高綱
奕以樂器蓋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弒也以伶人郭
從謙表而出之綱所以為後世鑒戒也昭昭矣夫晉
王克用艱難經營天下沒身猶為唐臣亞子自立亦
已數年三矢告廟志願咸畢其不改父志誠可尚者
莊宗果能繼父之志有忠唐之心則勦除巢寇復唐

學所致夫潞王本王氏為明宗之養子僥倖以奪人
之國蓋至是而國姓三變焉方其入洛許軍士以人
賞直緡及其至洛府庫枵然金帛不贏三萬顧乃括
剝聚斂括民財而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眾其始也
戕民以買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亦從之矣使其末年
無石敬瑭跋扈吾恐反叛弒逆之人唐主從厚立潞
王後珂舉兵唐
詩之軍潞王入洛陽廢其主亦不能久有國於天地
從厚為鄂王而自立尋殺之
間也而况奪敬瑭之節度殺敬瑭之子第敬瑭前河
東節度改
以太手殺瑭拒命遂以自促其亡也哉唐之為國凡四

主三姓一十四年

起同光元年未潞王丙申

而晉取之焉晉石敬瑭

瑭以唐朝禁鬻之親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請兵於契丹賂之以土地而取人之國迹其以中國之君而屈身於夷狄玩好珍異旁午道途小不如意譙責繼之當時朝野莫不痛心而敬瑭事之殊無赧色夫以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猶不為而况附夷狄以伐中國又從而取之者乎作史者書晉於契丹之事則曰晉上尊號於契丹書契丹於晉之事則曰契丹加晉主尊號所以著中國夷狄首足倒懸之極其

惡契丹而賤敬瑭也

世夫綱目

齊王捨系維翰之忠謀

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顧謂國勢無虞驕者益甚四方貢獻皆歸內府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優伶多實無筭委任馮玉倚勢弄權賂遺輻湊朝政日壞當旱蝗水潦國脉如綫之時方且今年遣使括民穀明年遣使括民財迨夫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謂鷹苑內排沮人言遂使哭聲振天橫屍蔽野其君束手就縛其臣計籌伏辜迹其人謀豈不幸哉夫以晉之立國絕域三綱屏棄

五常報叔母為妻而夫婦亂矣

左傳潘季父妻曰報

尊蠻夷為

父而父子亂矣為中國主臣於契丹而君臣亂矣三者既失中國已淪胥為夷不待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令百官行入閣禮而風聲氣習之來侵已非一日矣此蓋人道之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罹其害焉詎容以常理斷哉晉之立國二主一十一年起夫福元年契丹滅之而漢興焉漢起於劉知遠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還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蓋非幸禍而興

適乘時而作也故一聞晉陽之稱帝而陝晉諸郡爭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稱款之不服中國之正氣藉是得以少延亦可謂幸矣然知遠素非掃除暴亂之才又無積行累仁之德偶然得之已無所憑藉而況其始入洛陽遣使者殺從益及八大梁制盜賊賊無多少皆死所為若此其能久乎隱帝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自三叛既平日驕日縱郭允明以諂媚而得幸王章以聚斂而掌財一二年間太白晝見日食月朔大風示變史不絕書而方且無

故屠其大臣獸窮則搏自殞其軀父子相承四載而
歲自古之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漢之立國凡二
主四年而周取之焉起丁未訖庚戌周興於郭威威兩益其
君漢主承祐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貢獻珍食碎後
宮寶器詔百官上封事又立訴訟法定稅牛皮法罷
營田務立租牛課又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
之際善政迭書况有王峻以贊軍事石范質以守法
度有李穀以道上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
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致蓋以此耳然帝

已文身而甘心從夷而又偃然自處天位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毀傷為忍况帝既南面為君
冒然自處曾無怍容則是黃屋之中居一燕人耳何
以令天下眾庶乎觀帝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
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入繼大統
蓋至此而周之國姓一變焉即位之初憤然欲削平
天下蓋念亂甚而望治切真中原之主也深知近世
之弊起於威令之不行上陵下僭高平之役首誅契
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強因敗

為功乘勝逐北至於大原歸而簡兵整眾銳意進取於是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響夷夏應機發策出入意表其伐南唐問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盛穀疏以錦囊實之坐右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有司簿籍過目不忘發奸擿伏聰明如神閒暇則召儒臣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羣下有過輒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方且與王處訥竇儼之徒修通禮正刑統其制度文為皆可施之後世而

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鄰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疎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凡矣况當是時王朴實佐之朴雖出於五季紛擾之中然明敏多才非獨當世之務通曉雖至陰陽律歷靡不究心所定敬天曆當時莫能有異所考正雅樂訖今行之不改當其為帝畫平邊之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意以吳為易圖并為強敵欲先取吳而後取并及我宋受命平定四方削平僭偽皆不啻契券之

合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之有也是以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萬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鑄錢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乃詔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摹豈小小哉通鑑又迹其注意元元留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故致堂云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而世宗為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限知早征之為害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團耆絕公皂之侵漁也積貸不責償欲下

活實惠也親臨御苑以錄囚徒恐獄多留民也蓋自

唐宣宗之後政不及民將百年而後世宗出以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與將相食曰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親冒矢石為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農夫織婦聖諸殿庭以示務農重本之意致亦可謂賢主矣獨惜其左右無勸學之臣欠格心事業故於人道之間亦未免多有悖矣者符氏為李崇訓之婦夫死家破豈足為天下母帝則納以為后而夫婦之倫不正柴守禮為帝本

生之父不能迎致京師奉養盡禮至使犯法殺人莫
可詰問而父子之道有虧又其用法太酷綱目群臣職
事小有不舉徃徃寘之極刑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而
誅孟漢卿以監納取耗而誅張順以隱落稅錢而誅
此猶可也陳握之檢田失實康儼之擣道不謹符令
先之袍襦不辦侯希進之不奉使者命檢視覆苗孫
巡希之督修永福殿而後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其罪
皆不至死而徃徃加之極典略無顧惜之意薛平
舊史悉書而備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為感

良可恨夫恭帝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
天之眷命然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其
重負安得而不釋乎周之為國凡三君兩姓歷九年

起辛亥
訖己未

而宋興焉然則五代之君更十有二其可稱

者幾何曰昔者聞諸先儒曰五代之君周世宗為上
唐明宗次之其餘無稱焉致可謂篤論矣或曰五代
之間四方割據其正統所在若何曰作史者當有書
法矣起自梁之丁卯訖於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具
建年其意甚微矣歷攷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冥孤

山窮谷之間鼯鼠鹿鷄狐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黠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巧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嗣楚於刀鋸殺戮而不恤盜販夷人之裔則養為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嘗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竊無所往而不為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使其卑諂而莫之恥言足倒懸冠履逆

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此蓋否之窮剥之終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是以前紛紛迭起黠兒盜賊衰冕魏我者非但一國吳楊行密之據廬統二十八州自唐昭宗天復二年壬封王至晉高祖天福二年丁凡四世三十六載而李昇取之楊行密楊溥前蜀王建之據成都統四十八州自唐昭宗天復三年癸封王至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配凡二世二十三載而莊宗取之王行楚馬殷之據潭州統州二十三自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為

刺史至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為李景所取後希崇

又以揚州歸于世宗凡六世五十六年而亡馬殷馬希聲馬

希範馬希廣馬希範馬希崇閩王審知之據福州統州者五自唐

昭乾寧四年為節度使至晉出帝開運三年丙午即

大也為李景所取後其將李仁遠以撫州降於吳越

凡六世五十年而亡王審知王元善王元政後蜀孟知祥

祥之據成都統四十六州始於後唐莊宗同光之三

年孟知祥孟昶孟昶四十年而王師克之時宋太祖乾

德之二年也南漢劉隱之據廣南統四十七郡始於

梁太祖開平之三年巳凡五世六十三年而王師平

之時宋太祖開寶之四年也梓南唐李昇之據金陵

統州三十五始於晉高祖天福之二年也丁凡三世

三十九年而王師滅之時宋太祖之開寶八年也丁

南平高季興之據荆南統州者三始於梁太祖開平

之元年也丁凡五世高季興高從誨高保勳高保勳五十七年

以宋太祖之乾德改元丑朝于京師矣吳越錢鏐之

據抗統州者十三始於唐昭宗乾寧之二年卯也凡

五世錢鏐錢元瓘錢八十四年以宋太宗興國之三

載或入于京師矣北漢劉崇之據太原統州者十二
實後周太祖廣順之元年也凡四世二十九年以宋
太宗興國之四載又歸于京師矣百年之間日較冥
濛衆皇競耀偏方下土竊號僭名山川隔絕風氣不
通其自相驅除不過一兩國其他竊處爭雄之輩至
我宋龍興不二十年而天下定于一詩云紛紛五代
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
里舊山川於戲盛矣歷攷帝王授受之次備論古今
治亂之原盛衰相禪沿革相因具在全史更僕未易
竟也然天地之大經斯人之大倫中國夷狄之大分
為天下國家之大本大約不外此矣後有揚子雲則
是書未為少也不然不妨以覆瓿云

宋

廬陵晏彥文

續著

太祖皇帝趙匡胤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雖由衆心推戴視漢周甚遠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邪觀其解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原州郡司牧下官幕職躬自引對勸農興學惜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至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可謂規模宏遠矣太宗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勛洪進納土錢氏入朝劉繼元之逋寇歸命嗣

庭於是并包四海混一六合子河漢之勝破旗表之
膽烏白池之捷挫夏人之氣中外寧謐偃武修文禮
樂文章煥然可述其沉謀雄斷儉勤納諫憫農恤刑
崇德尚義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
罷而能戢惜上負杜后遺訓太祖大漸事有可疑涪
陵武功死有餘憾豈盡出太宗本心哉實趙普陰贊
之也難逃後世之譏焉真宗守已成之業政從簡易
作七條以賜文武臣僚分三等以察官吏能否承平
日久物阜民安任賢使能政修事舉澶淵却狄之後

十九年偃武修文惜謬信丁謂之讒言貶斥寇準輕
聽王欽若之怪誕僞降天書貽笑萬方有虧聖德仁
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賢俊滿朝忠言進用常服浣
濯之衣不極膏粱之味親決疑獄歲活千人吏諮用
刑終身不序吏治若媮媚而政無貪殘刑法似縱弛
而獄皆平允國豈無嬖倖而不傷治體朝雖有小人
而不勝善類君臣一德忠厚惻怛足稱仁君英宗滌
安懿王之子以聰明仁孝之資膺曆數在躬之命耽
玩經史不樂宴遊服食儉素悅服人心臨政必問故

事與古治所宜處事詳刑出入意表惜天命不遠神
器弗終神宗雖厲精求治不事遊畋克儉克勤將有
所為然熙寧之政誤於王安石行青苗保甲保馬助
役供輸之法黜老成排群議惡正直悅輕浮呂惠卿
之徒朋邪黨輔毒害生民消耗國脉妄興西北之兵
安西喪師永樂敗績天下搔動肇靖康之禍亂惜哉
哲宗以幼冲踐祚宣后臨朝召用司馬光呂公著拔
蘇轍斥蔡確章惇罷王安石新法元祐之政人稱女
中堯舜宣后既崩章蔡大用八閹五鬼之號猖獗縱
橫假紹述以反前政騁姦惡以陷良善黨籍禍與國
事非矣徽宗性資聰敏博究羣書非若晉惠之愚孫
皓之暴亦無曹馬之篡其失國也特恃其私智小慧
用心一偏疎斥正人狎昵姦佞蔡京以猥薄巧佞濟
其驕奢林靈素以怪誕虛無資其放蕩朱勳以崇飾
游觀竭夫民力君臣逸豫廢弛朝綱童貫田事又集
兵勤遠稔禍速亂遂至亡國辱身與石重貴同科皆
由玩物喪志縱欲敗度而然可不戒哉欽宗雖無失
德苦之良謀聽信讒諛之言拒絕忠諫之路六賊可

誅而不誅宗澤李綱當任而不任致萬乘於俘囚俾
九廟於劫燼犬羊腥穢於中原父子委身於絕漠自
古亡國未有若此之甚也自太祖至是凡九帝共一
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北宋汴京既陷二帝北狩徽宗
第九子康王即位南渡都于錢塘是為高宗恭儉仁
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
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中興恢復
之事且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
於汪黃終制於秦檜罷趙鼎張浚而罪岳飛匿怨忘

親偷安忍恥貽譏後世悲夫孝宗以宗室秀王之子
太祖七世孫體大舜受堯之道述下武繼文之聲置
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其復中原吊
遺黎之志昭然可見惜無賢相佐助之以經營北方
之議幸當時士大夫尊尚程氏之學善類多所引進
朱張呂氏四方師宗南使至北必問朱先生安否值
金世宗賢明通好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少
休民生人君能盡孝道帝其至乎光宗幼有令聞嚮
用儒雅續承大統總攬朝綱用賢屏姦寬刑薄賦有

可觀者不幸宮闈悍妬奄寺專權驚憂成疾孝道有虧天位遂不正矣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恩名用黃裳羅點再召朱熹侍講政事脩舉中更仇胄當國負定策勛內蓄姦邪指正為偽外挑強隣流毒淮甸仇胄之首雖梟國體之虧莫輔彌遠擅外權揚后竊內柄拱默不能自強惜哉理宗以宗室希壚之子太祖十世孫為彌遠所立束手受制蔡州之後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覺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由夫中年縱欲怠於政事權移姦臣

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事靡定即位黜安石而專同程表章朱呂不變士風興崇道學後世知理學之以復古帝王之治其功不少矣廟號曰理宜甚矣宗即位之日賈似道不學無術專權挾私夸功結怨欺天罔上賣國召兵喪師費財疆土日蹙帝承大統拱手權姦而荒于酒色國事茫然衰益盛矣少帝際天運傾頽權臣叛將望風迎降母后三宮辱身俘虜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鞠躬盡瘁無計保全效義摠忠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於是為不棄

也時德祐二年少帝至上都宋亡陳宜中陸秀夫張
世傑等共立益王為帝即位福州是為端宗明年帝
崩于碭州陸秀夫立衛王為帝是為帝昀皆不久
錢則自少帝德祐而止自高宗建炎至是凡七帝一
百五十年是為南宋自太祖建隆至少帝德祐凡三
百一十七年與宋相為終始則有遼金為最强盛遠
太祖阿保機其先國號契丹曰大賀氏八子
名八部大人歲推一人為主有聖曰有唐開元中詔
許龍王後梁時諸部推太祖為主并奚幽水渤海水

韓諸國僭帝唯述律氏勇決權變預贊兵機漢使
韓延徽有智謀任為國相教以建牙開府築城立市
十載而殂子德光立是為太宗天性孝謹石敬瑭來
歸太宗親將伐唐冊立敬瑭改國號曰遼制放中國
大舉伐晉滅晉而殂從子兀欲立為世宗荒于酒色
述律后發兵攻之幽閉母后國人不附會北漢擊周
遇燕王述軌弒帝立母后是為穆宗遊戲酗酒嚴忌
少恩不理國事醉殺庖人被弒兀欲之子賢立為景
宗封政事令高勳秦王蕭守興魏王議朝事納守興

女為后帝風疾子隆緒立為聖宗大舉伐宋至澶州
與真宗議和納歲幣病劇戒其子毋背盟子宗真立
為興宗與宋仁宗通好不與兵衅十有四年而性佻
悅夜與樂隊遊酒肆寺觀尤重浮屠子弘基立為道
宗而宋神宗任王安石置將河北帝疑而遣使爭地
界雖疾又成與兵孫延禧立即天祚皇帝刑賞僭濫好淫
畋女真東北五國出名鷹曰海東青遼人歲求之女
真甚苦遼將貪求母厭女真酋長阿骨打起兵延禧
親將大敗女真乘勝取五十四州阿骨打自稱大金

皇帝明年破遼上京陷東京延熹奔雲中留燕王淳

李處溫守燕淳殂淳妻立蕭幹宋與金合兵破燕傳

國九世一百七十一年而亡史畧注自梁均王貞明

和七年乙巳凡二金主武元名阿骨打父太師楊割

百一十年而亡仕遼以蕭解里餘眾統女貞部落承揚割富庶之餘

延熹荒淫之際力農積粟收馬練兵遂蓄異謀逞其

智力南攻北掠乘勢并州郡撫軍民遂稱皇帝王姓

本完顏氏猶名昊破遼之後南北講和楊朴議以燕

漢言王也京州郡歸宋粘罕難之曰海上盟不可忘也我死汝

為之自是日以酒色為娛荒于國政六年而殂有子
八人不立而立其弟太宗隆準龍顏素有謀計性暴
殘忍抑服兩近制以兵威滅遼後氣勢愈盛虎視中
原假以平州張毅之叛渝盟啓衅遣兵伐宋一戰而
陷汴京帝后妃嬪金寶圖書子女器皿皆挈而北粘
罕兀术恃開國功桀黠難制居位拱默而已熙宗以
武元嫡孫太宗鍾愛惜其淫虐晚益暴厲宗族大臣
危懼不安相與結約伺間謀逆宋使宇文虛中佐其
開科舉定官制惜不善終收王亮性好讀書過目不

忘延接文儒講論典禮慕江南衣冠文物遷都汴京
以法馭下酷於用刑恭君殺母累年興兵自采石一
敗憤悶而殂世宗哀亮仁大度歷事兩朝心厭干戈
荼毒南北講和三十年兵刃寢弛戶口殷繁府庫充
實北方稱小堯舜傳之章宗璟崇尚文儒講論經史
事不自決信任大臣惜朝政咨於內侍江淵趙宸妃
裁決朝夕宴遊不親國事鄭王叛於內邊衅開於外
蒙古興兵國勢危矣世宗子衛王即位蒙古兵益盛
奄有山東兩河頻年盜起京城兩圍有紇石烈執中

之變豐王珣以世宗長孫既親且賢立為宣宗驅馳
兵革無有寧時太白經天災異迭見遭家多難飲憤
而崩子義宗繼立於夜攘之際雖能觀農薄賦尊德
任賢然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徒趨蔡州
計窮糧絕力乏不能支閉閣自經傳國九世一百一
十七年而亡史畧徽宗重和元年戊戌無帝西夏古
至理宗端平元年甲午金亡涼州李氏居之尋興
爵西平王靜海軍節度使子光
叡光叡子繼筠繼筠繼遷繼遷勇悍有謀叛宋太宗
賜繼律姓名趙保忠使圖繼遷久之繼遷降賜名保

吉兄弟變詐叛服不常真宗時繼遷子德明襲封西
平王仁宗時德明卒子元昊龍兇鷲猜忌通漢文字
常諫勿臣中國德明不允元昊後叛醜殺其母僭稱
大夏皇帝并諸羌十四州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為
固膠擾西邊復稱臣冊夏主名曩霄歲賜銀絹茶絲
元昊子諒祚諒祚子秉常累交兵復和而納貢哲宗
時初叛而復和南渡後金兵隔絕無聞交趾號南平
王又改安南五代末國主吳昌文受南漢壽靜海節
度使安南都護昌文卒其將吳處坪爭立有丁部領

與子璉破處坪自領兗州號萬勝王宋封文趾王太宗時璉卒其下黎桓廢瓊稱文州晉後真宗封南平王桓卒子龍鉞嗣弟龍斌弒之自立宋封之錫名三忠至忠二弟明安明昶爭立其下李公蘊殺之自稱留後入貢封王仁宗時子德政嗣儂智高反德政請助征德政卒子曰遵嗣神宗時曰遵卒子乾德嗣王安石出師征之大舉寇邊郭遵討之乾德降高宗時乾德子陽煥立其後曰祚口龍翰曰昊昂皆父死子繼先有閩人陳京至國五以婚得政暨子承繼執國

柄傳子威冕傳子曰照改名曰烜臣于元氏大明永

樂五年其賊臣

黎季犛篡其主自稱大虞國主于稱皇帝

乃命英國公戒

之撫安其衆丕變夷狄之汗風立為布政司高麗居

開州號開成府其主曰治稱賢全國俗尚儒釋官制

倣中國後其主曰徽享國三十八年仁恕賢嗣子曰

宣王運賢而明好文學內行修飾賈人市書潔服焚

香對之南宋猶通好後因附金隔絕以樂浪為東京

百濟金川為西京統郡百一十八縣三百九十洲島

三千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依山為宮山曰神

高多茅茨少陶瓦恃鷄綠水為險固原夫宋初五星
聚奎篤生賢哲或調燮元氣以匡扶國家或得授道
統以維持綱常若韓琦富弼杜衍范仲淹文彥博歐
陽脩司馬光呂公著諸公位登台鼎論道經邦共成
慶曆元祐之治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呂
祖謙張栻諸公身任儒宗傳道受業繼往聖開來學
共致雍熙夫何天津啼鵲氣兆垂辰王安石以曲學
偏見得時得君收攬利權變亂國法矯詐慢上陰賊
害物而章惇邢恕蔡京蔡卞之徒黨附姦軌讒害忠

臣興起黨獄高宗南遷秦檜韓侂胄用事專權黷貨
誤國欺君排擊善良搆偽學黨禁孝之知尊崇儒雅
引進善類南使至北必問朱先生安否夫桓靈以幼
冲之年政在外戚宦官不由已出而哲徽聰明之主
乃惑志姦邪陷害良善何其謬哉亡國之禍自已求
之何辜於人東漢之亡猶幸以名節之遺風漸於人
人亂臣賊子盤桓希冀而不敢發者畏名義也宋雖
南遷亦幸道學之遺教化及夷狄少延國祚百五十
年善人君子有益國家如此吁君子何負於國家而

羅黨禍小人何嫌於君子而構黨名黨禍之興小人之幸小人之進君子之憂而不知黨禍者乃國家之禍基君子者為小人之仇敵國家之治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國家之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之進也難而退則易小人之進也易而退則難於是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實關夫國家之治亂也元氣靈蠢之喻可不深省之哉真宗恥契丹澶淵之盟心常怏怏王欽若謬請封禪以誇夷狄謂封禪當得天書之瑞如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又請賄王且上語且曰

欽若言去冬見神人言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今承天門南角有帛緘如書蓋天所降也且等稱賀孫奭獨以為非改元大中祥符自是天書屢降迎至宮觀安奉登泰山封禪作玉清昭應宮二千六百一十區上又去多趙之始祖乃軒轅黃帝作景靈宮以奉聖祖諸州置天慶觀孫奭石普請罷天下醮設省錢七十萬張詠言竭民財造宮乞斬丁謂徽宗在位日久習驕奢好仙術賜方士王老志洞微先生王仔普通妙先生林靈素通真達靈先生靈素言天有九霄神霄

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子主南方號
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左元仙伯者蔡京是也文華
吏者王黼是也園苑寶華盛章王革是也鄭居重貫
皆有其名而已即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以劉貴妃
為九華玉真安妃立道學大學置內經道德經莊列
博士二員作上清寶錄官冊命為教主道君皇帝加
靈素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安
言火龍神劍夜降內宮託天神臨降上帝詔天書靈
篆賜靈素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與諸工爭道其徒美
衣玉食者二萬人作道史置道官道職有諸殿侍晨
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更佛號為大覺金仙
僧為德士寺院為宮觀追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
列禦寇為致虛觀妙通真君配享玄元皇帝宣和二
年罷道學黜林靈素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
怪之事後忌允誠輒已毒殺之益肆橫恣道遇太子
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故里尋安置楚州而卒遂
復佛寺僧尼而國事非矣兩宮俘虜九廟立墟委骨
胡沙沉魂絕漠視神霄玉清為冥莫之鄉道君皇帝

反為昏德之稱於是異端邪說判然而明聖賢大道
脩齊治平之效千萬年不可以廢嗚呼秦皇漢武漢
明梁武唐憲宋真徽皆聰明豁達莫偉之君非如秦
二世晉惠帝之昏庸愚昧而惑於異端之說矧中人
以下之質鮮不為其愚弄瞽惑耶故列之史鏡之終
上自人君下至公卿大夫士庶人皆可以為鑒

元

太祖姓奇渥温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也深沉有謀
畧用兵如神任木華黎為將相先征西夏次取燕南

山東河北五十餘城還師于燕金人獻子女玉帛繼
克山西河南滅國六十以宋寧宗開禧二年丙寅即
位於斡難河在位二十三年崩于六盤山理宗紹定
二年也越二年太子立是為太宗太宗即位用耶律
楚材為相與宋合兵滅金全有中原輕徭薄賦德量
寬弘仁愛及物事無過舉刑必詳明國富民安刑平
事理恢廓先烈遠矣太宗崩后馬真氏臨朝五年定
宗立定宗為太宗長子宋淳祐六年丙午即位于連
茂都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在位三年而崩壽四十

三后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
後二年立皇弟蒙哥是為憲宗憲宗乃太祖第四子
拖雷之長子以淳祐十一年辛亥即位于潤帖兀阿
蘭之地先後平大理安南高麗回鶻威震諸國所至
全城秋毫無犯剛明沉毅沉斷寡言不樂宴遊服御
儉素后妃亦不踰制秩有家規裁抑權臣政必親決
凡詔旨皆自起草詳審而行行必當理御臣下雖嚴
而有恩故人樂為之用宋開慶元年己未崩于釣魚
山同母弟忽必烈立是為世祖世祖以宋景定元年

康申即位于開平以安童為相伯顏典兵許衡贊佐
朝政劉秉忠為太保王磐賈默妣樞掌詞垣建國號
定朝儀行鈔法正律曆設官制脩典禮混一區宇會
同華夷德量寬弘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元
賑災恤饑惟恐不及立經陳紀用夏變夷度越前古
在位三十五年而崩皇孫鐵木耳立是為成宗成宗
乃裕宗真金第三子承世祖太平之業垂拱化成罷
不急之征徭蘭州河清三日水旱免租役地震省刑
賜高年帛罷白雲宗汰僧尼收僧租親行釋奠禮承

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不幸末年
寢疾不能視朝國家政事內決於宮闈外決於大臣
其不至廢墜者去世祖未遠成憲有定也在位十有
三年而崩皇姪懷寧主海山立是為武宗武宗乃順
宗谷刺麻八刺之長子母曰興聖皇太后弘吉刺氏
敦崇儒雅罷白蓮宗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水
旱賑恤蠲租立平准行用庫例換昏鈔立常平倉以
權物價豐年糴粟麥凶歲減價糴承富有之業慨然
欲改法圖治然封爵過多選授之官眾錫賚之數隆

及賞之恩薄然仁孝慈愛優禮大臣又稱守成之主
在位五年而崩同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是為仁
宗仁宗即位之初誅姦臣脫脫虎三寶奴陞周程張
邵司馬朱張呂許九儒從祀孔廟任李孟宰鈞衡開
設科舉罷白雲宗旱災星變地震責已賑民天性仁
孝恭儉慈祥敦禮崇文服御質素恬淡無欲不事遊
畋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室勲戚恩禮有隆為
治孜孜一遵世祖成憲在位九年而崩太子立是為
英宗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不豫憂形于色露禱北

辰祈以身代服喪過哀敬禮儒臣開筵聽講日食咎
已敬天勤民天性剛明彰善癉惡信賞必罰賞諭丞
相拜住以祖宗擲風波兩創業艱難君臣同心共保
天爵然果於誅戮姦臣也先帖木兒等畏罪遂構大
變丞相拜住同遇害云時至治四年癸亥八月遇弒
南坡晉王也孫鉄木兒立是為泰定帝泰定帝乃顯
宗甘麻刺長子裕宗之嫡孫也是年九月即位于龍
居河明年甲子改元泰定即位之初首誅姦逆以復
先讐開經筵講說經書擇師傅訓迪王子修祠祀罷

冗官汰衛兵減厩馬節濫賞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
荒蠲租省刑罷役敦崇儒雅彬彬文物確中成規風
俗熙皞而天不永年惜哉致和元年戊辰帝崩於
上都以自立故文宗登極不為立廟謚止稱為泰定
帝文宗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初封懷王即位改元
天曆即遣使迎兄周王於漠北明年周王即位於和
寧之北是為明宗明宗名和世疎武宗長子初封周
王鎮雲南泰定帝崩文宗既立詔曰謹俟大兄之至
故即位立文宗為皇太子天曆二年八月次旺忽察

都之地暴崩于行在文宗復即皇帝位文宗天性仁
孝度量恢弘崇尚儒流考索典禮開奎章閣以聽講
輯經世大典以成典章汰冗官罷土木禮樂文物彬
彬可述天曆三年庚午改元至順三年壬申五月乙
巳天鼓鳴于西北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巳酉帝
崩在位五年鄜王懿璘質班即位鄜王乃明宗次子
母乃蠻氏文宗崩後十月即位十一月遂崩年七歲
廟號寧宗皇姪妥懽帖睦耳即位是為順帝順帝乃
明宗長子寧宗之兄母罕祿魯氏名邁來的帝即位

初政清明敦崇儒雅天心上厭災異相仍赤子弄兵
南北隔絕不思經國遠謀逞欲竒技滯巧寵信讒倖
妄誅元勳腹心之疾甚於噬臍委置宮庭脫身沙漠
實關天運何辜於人帝以至順四年癸酉即位改為
元統元年至三年乙亥改至元元年七年辛巳改至
正元年至二十八年戊申八月

大明皇帝兵至京夜開建德門北去殂于應昌

大明皇帝以帝知順天命謚曰順帝元自太祖起宋
寧宗開禧丙寅至此凡一百六十三年繼大統凡九

十年

小學史斷下集卷

刻史斷後

夫南宮氏可謂知史矣史貴詳而
懼繁尚議而懼踈是故事欲其周
而核文欲其簡而明識欲其博而
當論欲其公而盡匪是則泛且戾
矣是編迺輯約全史載加評實叙

不畧體不遺故鑿以昭識用以達
政而史氏之法無乎不備故曰可
謂知史矣其目為小學史斷蓋示
謙云顧世方徒事涉獵罔知是之
為要間有知者又不過取為舉業
之資殊失作者之意予自幼雅好
是編每欲新諸梓以廣其傳茲不
乏京兆而薊中蔡君賢與予同志
未幾而李君綦乃克相其成嗟夫
苟用是以廣見是謂善學推是以
明治是謂達政其所裨豈小哉然
此亦吾司牧者之事故為之

嘉靖戊戌春三月四明後學張木

識

